



FOC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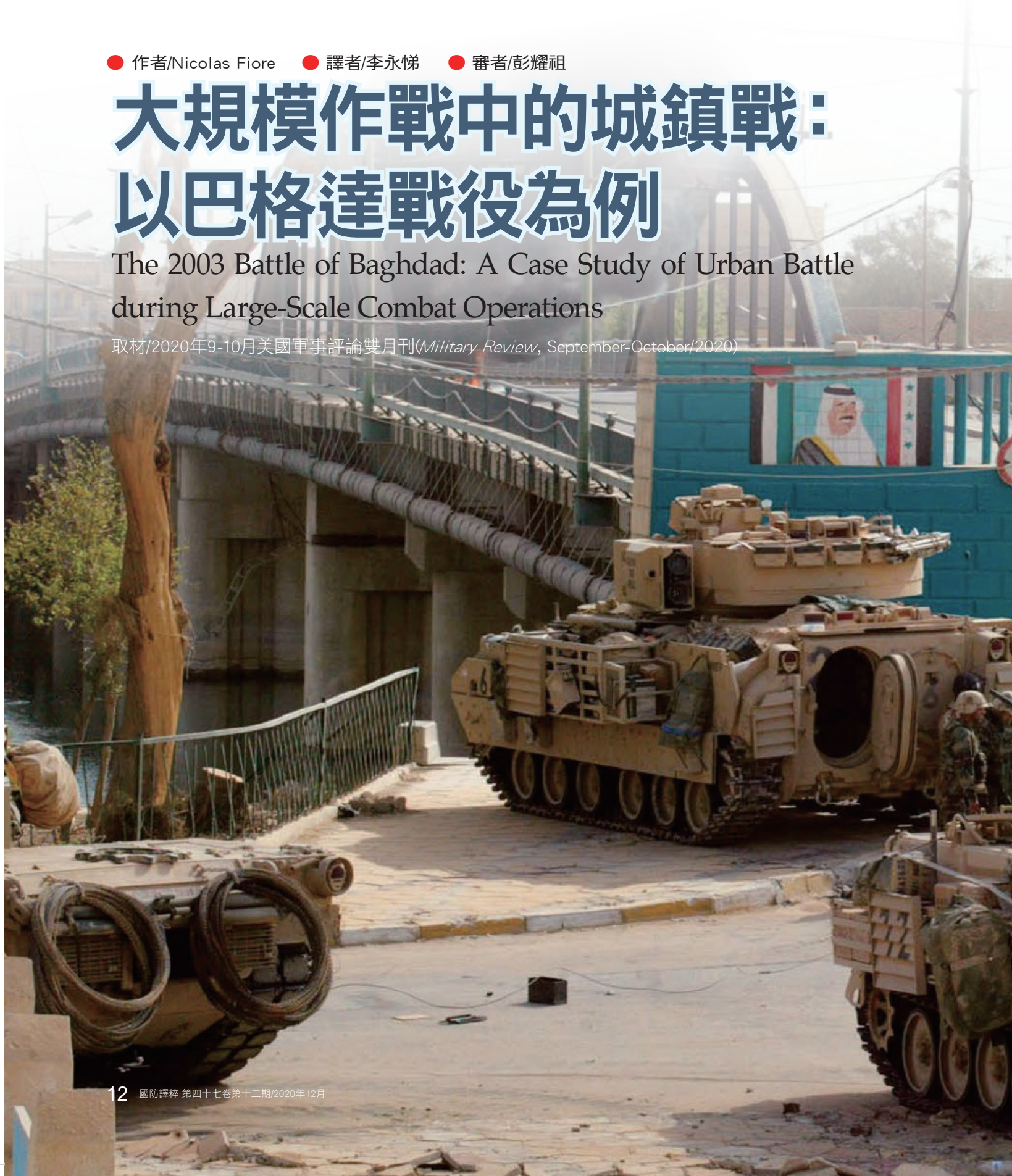
專題報導

● 作者/Nicolas Fiore ● 譯者/李永悌 ● 審者/彭耀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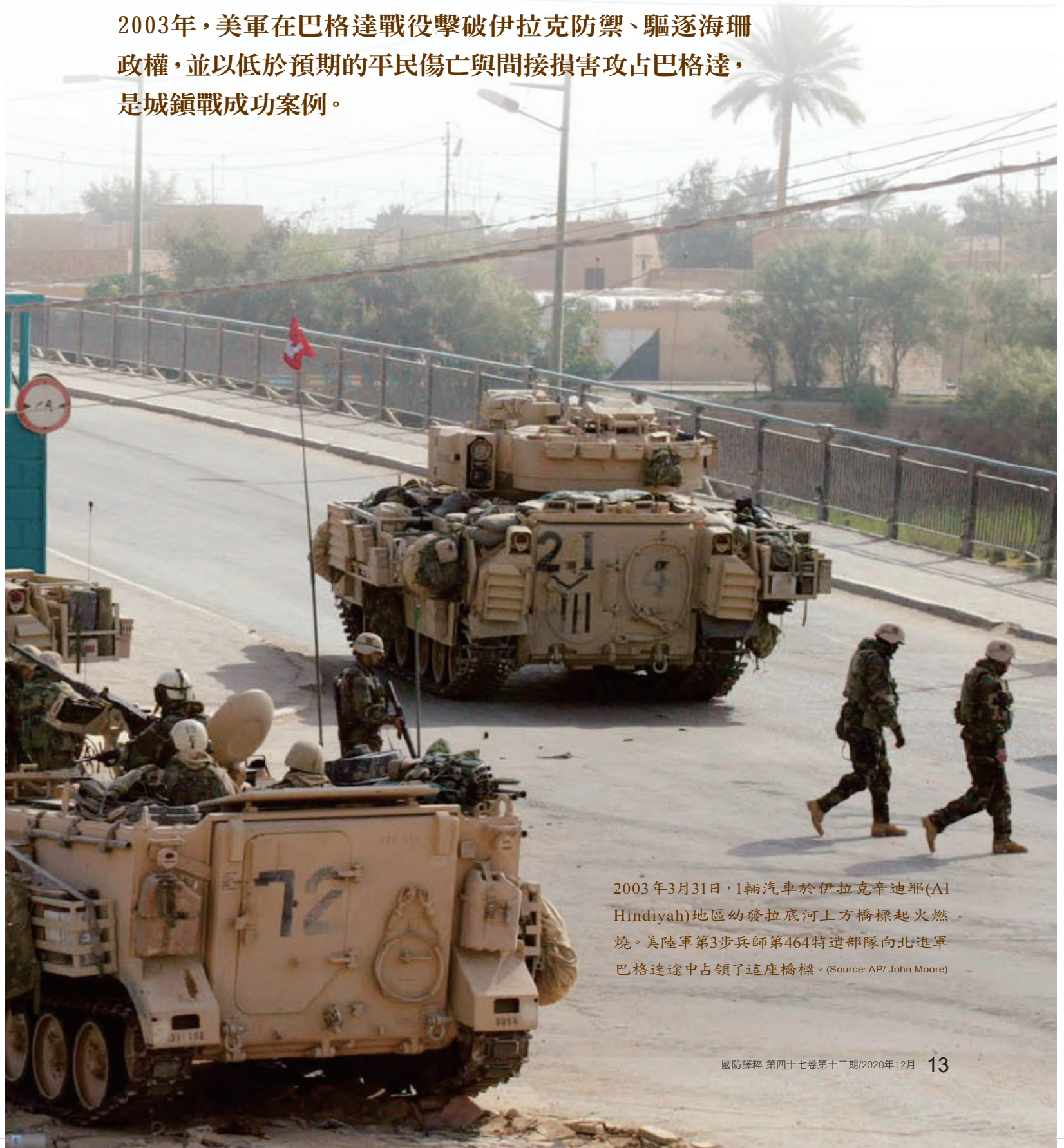
大規模作戰中的城鎮戰： 以巴格達戰役為例

The 2003 Battle of Baghdad: A Case Study of Urban Battle
during 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

取材/2020年9-10月美國軍事評論雙月刊(*Militar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2020)



2003年，美軍在巴格達戰役擊破伊拉克防禦、驅逐海珊政權，並以低於預期的平民傷亡與間接損害攻占巴格達，是城鎮戰成功案例。



2003年3月31日，1輛汽車於伊拉克辛迪耶(Al Hindiyah)地區幼發拉底河上方橋樑起火燃燒。美陸軍第3步兵師第464特遣部隊向北進軍巴格達途中占領了這座橋樑。(Source: AP/ John Moore)



史有明鑑，無論基於何種因素，城市永遠是敵人攻擊目標。

——史達利將軍(Donn A. Starry)

歷史上，城市大多是軍事作戰重點，軍隊任務不是保衛就是攻擊城市。進攻固守的城市是最困難且代價最高的軍事作戰行動之一。……遺憾的是，儘管戰略家不建議，軍隊與將領也無意願，但戰爭本質上仍需要以軍隊攻擊與保衛城市，此乃獲勝必要途徑之一。

——迪瑪柯(Louis DiMarco)

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與美陸軍新版野戰教範3-0《作戰》(Operations)再次正式揭櫫美陸軍預期對均勢之敵進行大規模作戰(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 LSCO)，以占領或防禦主要城市，俾掌控其鏈結全球及主導區域優勢之影響力、人員與資源挹注現況。¹ 無論是為了解救友軍人民、動搖敵人對其國家掌控權，或破壞敵企圖將戰事轉移至城鎮以迫使美軍提高作戰成本，進而嚇阻美軍地面部隊與阻擾聯合火力發揚，在這些有限戰爭中，大城市勢必成為大規模作戰目標。² 儘管大規模作戰範圍並不包括巨型城市(megacity)，美國聯合特遣部隊仍可為爭奪緩衝國(buffer state)首都控制權而戰。³ 緩衝國往往圍繞著大型、全球性大城而立，此類城市具有利於作戰的聯合後勤基礎設施(見附圖1，大規模作戰潛在城鎮目標圖)。⁴

自1775年大陸軍(Continental army)首次於波士頓圍攻英軍，至2017年從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手中收復摩蘇爾(Mosul)，美陸軍進行城鎮作戰已有悠久歷史。儘管戰略家試圖避免城鎮作戰所造成的傷亡與附帶損害等特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作戰範圍全面擴大、大規模都市化以及非正規作戰的擴散，迫使愈來愈多現代化軍隊從事城鎮戰。⁵ 近期敘利亞內戰重大戰役以及對伊斯蘭國發動的戰爭，皆清楚說明無論俄羅斯或美國軍隊皆無法避免城鎮戰。儘管這兩國的軍隊在上開戰事中皆已達成其戰略目標，影像畫面中阿勒坡(Aleppo)與收復摩蘇爾的光影仍提醒著世人城鎮戰具有極大的破壞力。⁶ 美國軍事戰略家對美國選民、決策者與軍事將領是否會繼續接受如此造成人員傷亡慘重、高程度附帶損害基礎設施與環境，還要由美國納稅人支付高額重建費用存疑。⁷ 由歷史角度觀之，戰後摩蘇爾市中心的破壞再平常不過，惟理想中的大規模作戰希望美陸軍與盟軍地面部隊即便與均勢之敵對抗，也能重現2003年巴格達之戰(Battle of Baghdad)時極低的破壞程度。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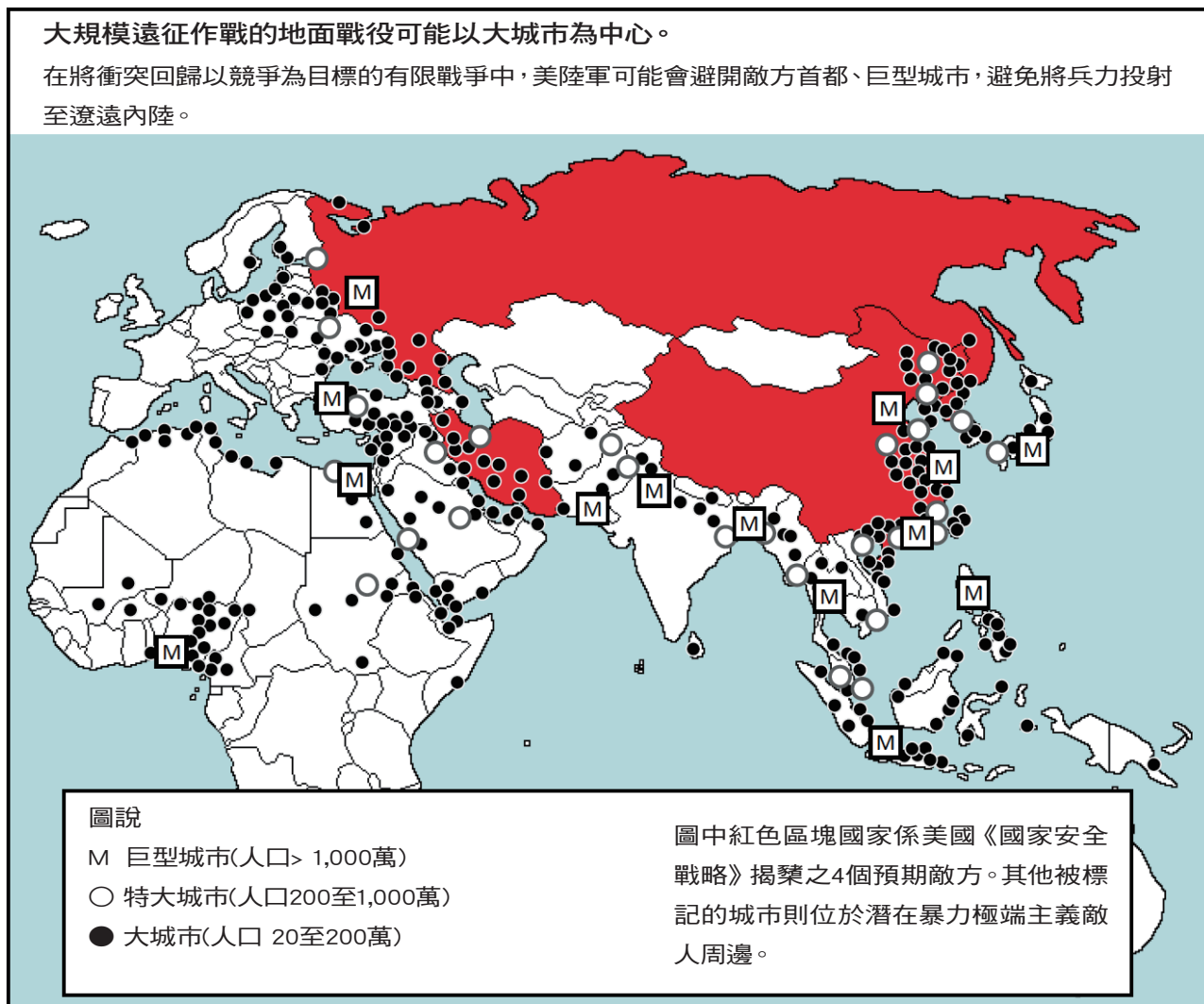
鑑此，敵軍可能在大規模作戰時偏好城鎮戰

大規模作戰之敵軍可藉城鎮戰競逐甚至掌控各個區域，並試圖擊敗與摧毀無法在戰場上與之抗衡的美軍部隊。⁹ 潰敗之敵可能會撤退至鄰近城市並試圖重振旗鼓，而美軍指揮官恐無法派遣額外兵力對其遂行戰術鎖定與戰略孤立。¹⁰ 敵方一旦決意對美軍部隊進行城鎮戰，其部隊與百姓心理上即已接受可能出現的戰場風險，以及相關附帶損害。正如敘利亞總統阿塞德(Bashar al-

Assad)於2012年至2017年間摧毀阿勒坡，冷血之敵甚至可能企圖以高耗損及高破壞性作戰，蓄意傷害政治立場相反的民眾並摧毀其城市。¹¹

一旦理解到美國過去政策限制，敵方也可能以城鎮戰方式改變雙方戰力差異，並藉此途徑尋求戰後區域內的重大利益及戰略目標。美軍指揮

官在法律與軍事道德約束下建立交戰規則，俾減少非戰鬥人員傷亡與恣意破壞，應於執行大規模作戰之城鎮戰時，兼顧擊敗均勢之敵與保護城市免於平民傷亡與附帶損害。¹² 自精準彈藥問世以來，指揮官能在大規模作戰時集中運用火力攻占城市目標，並抑止對城市居民、建築物、生態與維



(附圖為作者製：資料來源為《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內圖及聯合國年度全球城镇化示意)

附圖1 位於潛在大規模作戰衝突地區的大城市



生管線系統(life-sustaining interstitial systems)造成損害。¹³ 在此背景下，建構城鎮作戰架構將可協助美陸軍指揮官贏得大規模作戰中的城鎮戰，而無須承受與任務、部隊與鄰近民眾的不對稱風險。

研究城鎮戰的歷史架構

基本上城鎮戰有其歷史模式可依循，此模式以戰場交戰為開端，並在其中一方完成對城市的鞏固與控制，並創造後續作戰有利條件下結束。¹⁴ 在典型的約米尼(Jomini)遠征攻勢戰役架構中，作戰線自基地延伸至決定性目標——通常為敵軍首都。¹⁵ 攻方自基地展開部署，守方則在防禦前沿與進攻者進行決定性戰役以保衛受威脅城市。若攻方在交戰中獲勝，守方即應認敗並進行和談，以避免進一步戰鬥。沙漠風暴行動(Operation Desert Storm)期間，美陸軍進行了此種以交戰為主軸的戰法將伊拉克陸軍逐出科威特，並避免因執行城鎮戰傷及科威特城及其周邊石油基礎設施。這場戰爭在美國持續順利揮軍巴斯拉(Basra)與巴格達後成功結束。1991年，伊拉克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改變了美國企圖避免藉此類攻擊戰勝伊拉克的決策。¹⁶ 2003年，由美國主導的盟軍部隊重取攻勢擊敗海珊，並迫使其自邊界撤退至首都巴格達進行防衛作戰。

綜整美陸軍準則與史例，以下表格乃以攻方為中心、作戰軸線按時間排序之城鎮戰構想架構。此構想係以擊敗敵野戰軍團為開端，並以決定性擴張戰果作為結束；擴張戰果目的在破壞守方軍隊凝聚力，並避免其持續控制城市中任何可資重

建防禦縱深之處。首先，美軍聯合部隊可透過優勢科技在城外作戰，協助地面部隊將敵方逐出戰場並將殘敵孤立於城市內，同時形塑城鎮作戰環境，創造突擊有利條件。接著聯合特遣部隊在整體聯合火力優勢支援下，協助地面部隊掌控一部分敵防禦陣地以進行突穿，惟當突擊部隊成功突入城市，並以整合戰力遂行多領域同步作戰摧毀敵防禦凝聚力時，決勝點才會應運而生。最後在鞏固與整頓時，必須仰賴持續作戰並運用四項安定機制保護民眾並孤立殘敵。¹⁷

城鎮戰第一階段(機動接敵)開始於守方放棄野戰，並整備其城內主力防禦部隊以固守周邊陣地。一旦攻方察覺僅有1支阻擾部隊持續處於交戰狀態，攻方即部署1個師接近並包圍城市，其他部隊則順勢展開，掩護攻城部隊免受敵增援兵力牽制。若攻方已完成包圍，即可獨厚於部署額外兵力特權而獲得先制作戰優勢，同時攻方可利用郊區運輸網路取得機動與分遣的契機。

攻方在第二階段(圍攻)進行圍攻，透過運用地形、標定敵方兵力與指派機動打擊部隊來進行最終突擊等手段，以形塑戰場、瞄準敵軍與強化友軍戰力。¹⁸ 守方則以構築戰力保存工事因應圍攻，並於接戰地區設置戰術障礙物削弱突入兵力等手段進行反擊。守方亦可於攻方鄰接區與整頓區運用正規及非正規掠奪式攻擊襲擾其作戰整備、影響談判，甚至迫使攻方降低戰力比，導致必須因劣勢而停止攻擊。

第三階段(突擊)始於攻方推測攻擊城市最有利之時。此決定受到任務因素(包括政策、可用時間與天候)與雙方形塑作戰時戰力消長所影響。儘

附表 城鎮戰事件演進時程表

	城市進攻方	城市防守方
第零階段， 戰役展開	擊潰守軍野戰軍團 □ 奪取通往城市的作戰線 □ 制壓敵有生戰力，防止增援守軍	避免城鎮戰 □ 若作戰有利，則試圖將進攻兵力抵抗於城外 □ 反之，以空間換取時間，回防城內保存戰力
第一階段， 機動接敵	包圍城市 □ 包圍城內敵軍部隊，阻絕其交通線(Lines of Communication, LOC) □ 建立鞏固區、設置基地以及持久交通線以進行長期包圍 □ 希冀藉談判避免圍攻與突擊	集結城內部隊 □ 拒止並襲擾攻方進逼 □ 將所有可用作戰與民生物資移入城內 □ 維持與民接觸並提供保障 □ 進行談判以爭取備戰時間與外部救援
第二階段， 圍攻	突擊準備 □ 維持包圍圈與交通線 □ 偵察並瞭解敵情 □ 形塑戰場有利態勢及完成突擊準備，削弱敵軍抵抗能力，並爭取民心支持	防禦準備 □ 保障與蓄積軍事力量，備便長期抵抗 □ 破壞攻方準備；伺機削弱敵進攻能力 □ 進行談判以爭取時間與外部救援
第三階段， 突擊	遂行突穿攻擊敵陣地 □ 遂行周密突穿攻擊 □ 入城後，維持部隊指揮與持續戰力 □ 建立據點、維持勢力圈	削弱攻擊兵力 □ 設置障礙、強化擊殺區 □ 維持阻絕完整 □ 遂行逆襲，阻止敵軍突進並恢復防禦縱深
第四階段， 擴張戰果（決戰）	摧毀敵凝聚力 □ 奪取重要目標 □ 摧毀陣地間內部聯絡道 □ 實施輿論戰與心戰作為	維持控制權 □ 重建防禦陣地，維持部隊凝聚力與內部聯絡道 □ 藉變換陣地伺機削弱敵攻勢
第五階段， 鞏固戰果	整頓與肅清殘敵 □ 肅清城內組織化敵守軍；防其轉變為暴亂勢力 □ 強勢接管城市與建立秩序，阻止民眾援敵 □ 由接替部隊負責後續綏靖任務 □ 鞏固戰果與戰力整補，恢復並持續攻勢	儘量減少損失 □ 投降：進行談判以保障戰鬥人員、民眾與財產 □ 拒止：銷毀城內有價物資，減少攻方因此獲益 □ 暴亂：轉為非常規防禦；襲擾攻方鞏固戰果作為，惟不致消弭戰果

（本表由作者製；構想取自美陸軍野戰教範3-0《作戰》。本事件演進時程表可於研究或規劃城鎮戰時用於制定戰術行動。）



管準備充分的防禦可大幅削弱攻勢，但只要攻方仍能在外線自由運用兵力，即可在任何突破點從容集中優勢兵力，並在防禦陣地造成破口。然而現代城市的高密度有利守方遂行拖延性防禦戰術所需縱深，因此攻方更難以在全面突破防線後，即形同摧毀防禦部隊凝聚力之效果。攻方必須整備突擊後，接續迅速與持久作戰所需資源，始得以擴大此突破口；否則守方可利用堅固防禦工事所形成之內線作戰集中戰力逆襲突入兵力

建立新防線，並迫使攻方準備另採一場代價高昂的周密突擊。

第四階段(擴張戰果)中，奪取城內控制權是城鎮戰決定性階段。在攻方擊潰守方內部防線並奪取重要目標後，原集中守軍將失去目標並潰散至數個孤立陣地，如此攻方即可從容將其擊滅。反之，若守軍不斷變換陣地並重建堅固防禦能力，即可以縱深獲得削弱攻勢新契機，直至攻方無法承受連續攻擊的代價而停止圍攻，或外部兵力馳



2003年4月5日，1輛美陸軍1-64裝甲特遣部隊A連布萊德雷戰鬥車(Bradley Fighting Vehicle)取道8號公路攻入巴格達。該特遣部隊進入巴格達執行當時所稱的「雷霆突擊」行動，以測試伊拉克防禦能力。(Source: US Army/ Fort Stewart Museum)

援守軍為止。

第五階段(鞏固戰果)為作戰最後期。掌控城市一方必須鞏固戰果俾利遂行後續作戰任務，並轉化作戰結果為戰役所望之戰略效益。

如同1982年貝魯特(Beirut)戰役，城鎮戰失敗的一方可選擇投降並與攻方議和，反之則如1968年越南順化或2017年摩蘇爾，戰敗方選擇玉石俱焚。美陸軍近期於伊拉克及阿富汗城鎮戰中，攻擊部隊雖於第四階段(擴張戰果)斷然擊潰敵軍，卻對敵暴亂分子進行了長達數年的第五階段(鞏固戰果)綏靖作戰，而這些分子仍持續向美陸軍爭奪城市與民眾控制權。

巴格達是聯盟部隊戰役計畫決勝點

以下個案研究中，可利用上開附表內架構回顧美陸軍第3(機械化)步兵師(3rd Infantry Division, 3rd ID)於2003年巴格達戰役中，攻占伊拉克首都時所採取行動。巴格達屬於附圖1所示之典型特大城市，有人口500萬，其龐大規模對全球能源經濟具整體重要性，城市中的現代化建築係由整合式管線系統(integrated interstitial systems)所組成。在大規模作戰時空背景下，美陸軍以1個遠征師的作戰兵力進行攻擊，遂行此戰役決戰。伊拉克防禦部隊以均勢陸軍與空軍交戰，在戰場失利後，遂與非正規部隊混合能力編組，期藉升高作戰代價之戰略保衛此重要城市。伊拉克守軍的混合戰術類似美陸軍假想敵準則，而在城市防守作戰環境中，伊拉克部隊能在多方面與美軍攻擊部隊匹敵，因此願意為保有巴格達控制權而與美軍部隊以城鎮戰遂行決戰。¹⁹ 這場作戰尤以美陸軍

第3步兵師第2旅在第三階段(突擊)所執行的「雷霆突擊」行動最為著名，然該師於第二階段(圍攻)開創戰場有利態勢與第四階段(擴張戰果)藉不斷兵力轉用擴大第2旅突破口等作為，其重要性等同於不摧毀城市與傷害民眾情況下打贏戰爭。

這場為期7日的巴格達戰役是美軍以大規模作戰迫使海珊下台，並消滅其運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破壞中東地區穩定風險的決定性戰役。²⁰ 巴格達城有500萬人口，大致以底格里斯河分為兩區，城內現代化公路大多呈放射狀。計畫作為階段，聯合部隊地面指揮部(Combined Forces Land Component Command, CFLCC)的美軍戰略層級指揮官與作戰層級指揮官，皆同意以攻占西巴格達「政治特區」(regime district)為此戰役軍事目標之一，因為掌控這些位於市中心的重要政府總部即可擊敗敵政權，而無需美軍對該城逐區掃蕩。²¹ 聯合部隊地面指揮部不願採周密、密集火力或損毀式戰法攻占巴格達，遂下令美陸軍第3步兵師與陸戰第1師(1st Marine Division, 1 MARDIV)攻擊巴格達——惟避免巷戰(house-to-house fighting)——僅攻占可削弱敵政權與加速其垮臺之重要節點與基礎設施。為強化該戰役在戰略上武力使用限制，這兩個師皆未獲配額外增援兵力以遂行大規模城市地形肅清與占領，也因未預期使用高損耗戰術而未獲補充兵員。²² 相反地，在攻擊前預備計畫中，規劃美軍部隊自3個不同方向進攻巴格達(第一階段機動接敵)，接著命令美軍第3步兵師與第1陸戰師概略於巴格達城外圍建立作戰基地而形成包圍態勢(第三階段圍攻)。²³ 接著機械化部隊將對該城進行為期數週



突襲並阻絕企圖脫逃之伊拉克部隊，至伊拉克陸軍潰敗後，續以步兵師肅清城市(第五階段鞏固戰果)。²⁴ 戰略計畫人員預期以地面部隊協力空中打擊，迫使伊拉克政權臣服，並受美國主導進行政權轉移，而無需對巴格達進行昂貴且毀滅性攻擊(第三階段突擊與第四階段擴張戰果)。

戰爭進行至此，海珊對軍事政變的畏懼並不亞於美軍攻擊，因此他將正規軍與準軍事組織混合編組以確保自己能掌控大局，即便無益巴格達協同防禦亦在所不惜(第一階段機動接敵)。²⁵ 數週來，伊拉克部隊為因應美軍輕裝步兵長期圍攻與周密肅清行動而於防禦陣地遂行同心圓部署(第二階段圍攻)。伊拉克軍事計畫人員在研究摩加迪休(Mogadishu)與格洛茲尼(Grozny)等戰役後，並未預期美陸軍會派遣戰車於城內進行巷戰。由於缺乏統一協調的指揮中樞，伊拉克指揮官僅運用人員傳令建立城市防禦，搭建急迫阻絕設施，並拆除東迪亞拉河(Diyala River)橋樑以阻止進攻車輛駛入東巴格達。²⁶

2003年4月，巴格達戰役中的美陸軍第3(機械化)步兵師

在完成初期作戰並順利通過伊拉克邊界後，美軍2個軍的兵力沿通往巴格達的平行軸線進攻。²⁷ 自4月3日至6日進軍巴格達期間(第零階段)，各軍由1個機械化師任前導部隊，率先摧毀2個伊拉克共和衛隊(Republican Guard)師。正如預期，作戰失利的伊拉克部隊撤入各大城市，而美軍部隊大多對這些城市未加以理會。第3步兵師利用3日作戰空檔進行整補之際，聯合部隊地面指揮部即以

先制攻擊打擊伊拉克動員部隊、運用聯合火力消滅巴格達城外共和衛隊師，以及在第3步兵師受命由南向北進軍巴格達(第1階段機動接敵)之前，保障其延伸至戰區下卸港口之地面補給線不受威脅，為後續城鎮戰塑造有利態勢。²⁸

美軍第3步兵師師長布朗特三世(Buford C. Blount III)少將已預期即將面對複雜城市防衛戰略，其中包含共和衛隊精英與準軍事部隊之敢死隊(Fedayeen)，將封鎖通往西巴格達河畔政權特區重要設施的交通連絡道。然而4月3日至4日間，當第3步兵師第1、2旅分自南部與西北部進攻時，並未在狀況良好的要道及橋樑遭遇頑強抵抗，除順利奪取巴格達國際機場，並自南、西及北部包圍該城(第二階段圍攻)。於此同時在底格里斯河彼岸，美陸戰第1師距離東巴格達仍有數日路程。

情報與影像均顯示主要公路上並未設置整合式障礙物(integrated obstacles)，而聯軍部隊有效空中打擊行動，已導致大批伊拉克士兵潰逃。布朗特認為伊拉克在巴格達的防禦措施不若預期，自奪取國際機場作為穩固作戰基地後，第3步兵師得以意外保有機動的自由以續行攻勢。²⁹ 他亦瞭解可能無須進行長時間圍攻，即可為成功突擊創造有利條件。布朗特傾向先發制人，不讓海珊有時間影響全球輿論來反對伊拉克當局封鎖巴格達500萬平民。布朗特於4月5日決定執行戰役計畫額外行動，「雷霆突擊」——準則稱為威力搜索(reconnaissance in force)——藉以測試能否以最低風險突破巴格達防禦。³⁰ 在迪亞拉河彼岸，美陸戰第1師雖尚未包圍巴格達東半部，布朗特仍下令第3旅於翌日4月6日向北發起攻擊，將西巴格

達作戰孤立。³¹

4月6日對伊拉克北部的圍攻亦相當成功，惟遭遇守軍較為頑強(但依舊無效)的抵抗。這兩次攻擊證實布朗特可將其戰法自周密圍攻轉變為連續快速突穿，可有效對海珊政權造成實質與心理上威脅。若雷霆突擊行動可繼續以最小傷亡突穿西巴格達防線，海珊將因無法掌控首都的心理效應，而為其政權帶來毀滅性衝擊。布朗特於4月7日下令進行第二次擴大規模突襲，沿不同作戰軸線行更深入攻擊，不待增援部隊，也不讓伊拉克部隊有機會強化其毫無防禦作為的接戰區(第三階段突擊)。³²



附圖2 美陸軍第3步兵師為破壞伊拉克陸軍巴格達防線所執行每日作戰行動



負責指揮這兩次雷霆突擊行動的旅長柏金斯(David Perkins)上校決定進一步調整師的戰法。若情況允許，柏金斯不僅想更深入攻擊西巴格達地區，還想奪取並攻占之，而非僅進行突襲即撤退。第一次雷霆突擊期間，柏金斯評估西巴格達的防線準備不足且不一致。伊拉克部隊並未在預想殲敵區輔以一系列整合式障礙工事，且逆襲規模小而零星。此時柏金斯所率領的旅無須進行周密破障即可突穿伊拉克防線，並於巴格達市中心持續至少10小時作戰。若實施就地整補，第2次雷霆突擊行動甚至能攻占大多數重要政府設施所在的政權特區。上開軍事行動所產生的心理影響可導致海珊政權垮臺，在失去這些重要設施後，伊拉克守軍指揮能力與巴格達防禦能力將瓦解(第四階段擴張戰果)。³³

為應付美軍第3旅4月6日自伊拉克北部孤立巴格達的攻擊行動——同時未意料到第2旅正準備進行另一次雷霆突擊行動——伊拉克共和衛隊於巴格達西北部集結1個聯兵旅，並於4月7日

破曉逆襲美軍第3旅，試圖重啟伊拉克部隊增援北巴格達部隊的交通線(第三階段突擊)。美軍第3步兵師則以密集火力與空中打擊回應，支援美軍第3旅於底格里斯河某橋樑封鎖伊拉克突圍行動。攻守雙方皆竭力奪取該關鍵橋樑，直至第二次雷霆突擊行動開始，並意外地破壞共和衛隊增援企圖為止。³⁴

4月7日，關鍵性的第二次雷霆突擊展開行動，目的在拂曉前破障排除伊軍於交通線上急迫佈設的雷區(第三階段突擊)。儘管徒步工兵低調清除了地雷，攻擊行動亦依計畫於拂曉展開，然而雷區意味著伊拉克將領已預期到第二次突襲，並已加強西巴格達周邊防禦準備。³⁵ 美陸軍第3步兵師運用長程火箭標定伊拉克火力支援單位與防空火炮等高價值目標，並以自走砲營於戰甲車隊機動前10分鐘，沿美軍第2旅行進路線各重要路口行火力制壓射擊。³⁶ 美軍師砲兵阻止了共和衛隊利用重要地形地物作為防禦路障，並迫使伊拉克步兵僅能以掩體與路旁建築物為掩護，對美軍車隊發動無效的小部隊伏擊與襲

擾。伊拉克各部隊以輕兵器實施逆襲，惟欠缺了整合式障礙、砲兵支援與準備充分的聯合防禦作為，伊拉克毫無機會阻擋美軍機械化部隊。美軍第2旅2小時內挺進了20公里，並攻占巴格達市中心的政權特區並且不分晝夜固守據點，瓦解了伊拉克部隊逆襲。布朗特必須以其預備營增援柏金斯，並對第2旅進行再整補，使其能在黎明前守住政權特區。黎明時，國際媒體已報導美陸軍擊潰伊拉克首都內共和衛隊消息，海珊政權開始垮臺(第四階段擴張戰果)。

³⁷ 附圖2為該次作戰示意圖，粗線代表4月7日決戰；實線為創造有利條件而執行之關鍵性雷霆突擊行動，內容包括奪占機場作為師勤務支援區以及分割北區與東區；虛線則顯示後續鞏固行動。

數千名伊拉克士兵與民兵採小部隊逆襲至4月8日早晨為止，然美軍第3步兵師仍繼續包圍西巴格達，並固守中央政權特區等決定性據點。³⁸ 伊拉克軍事指揮部已證實無法重建城中其他防禦陣地(第四階段擴張戰果)，而早在4月7日，部分伊拉克部隊



2003年4月8日，美陸軍第7步兵團第3營A連官兵於巴格達城搜索伊拉克總統府。伊拉克總統府為美陸軍歷經數日後攻占的第二個目標，兩座豪華建築物在美空軍轟炸下嚴重受損。(Source: AP/John Moore)

即已開始解散並轉為游擊戰。4月8日、9日，伊拉克部隊持續瓦解，此際，美陸戰第1師跨越迪亞拉河進入東巴格達，並於底格里斯河與第3步兵師會師。4月10日，美陸戰隊與第3步兵師開始進行鞏固與整頓行動以肅清巴格達、重建秩序，並預備進行下一波作戰(第五階段鞏固戰果)。³⁹ 在為期7日的城鎮戰中，美軍2個師將海珊政權逐出巴格達，並使伊拉克正規軍潰不成軍。第3步兵師善用「雷霆突擊」突破防線，讓海珊政權、伊拉克人民與國際視聽眾清楚瞭解美軍部隊已控制巴格

達，打贏了整場戰役中的大規模作戰。⁴⁰ 惟海珊並未遭到逮捕，其政權也尚未正式降服。部分重要政治首長重新組織了倖存士兵進行游擊戰，並在不久後讓海珊恢復其重要的戰略地位。⁴¹

結論：運用架構分析巴格達戰役

附表架構將戰術行動依時序編排至各個階段，可用於瞭解為期7日的巴格達戰役。在第三階段(突擊)突破防線進逼至政權特區中心之前，美軍已進行數週聯合火力打擊並取得優勢，海珊政權



亦遭孤立於巴格達城內，這項行動為美陸軍第3步兵師創造時序上擴張戰果契機而具決定性意義。這些階段或許沒有確切轉換時間，例如巴格達戰役中柏金斯所率領的旅於4月7日執行雷霆突擊行動時，聯軍部隊仍在試圖圍城(第二階段圍攻)。惟作戰行動仍可按目的排列以瞭解各階段之間關係，特別是當第3步兵師進抵巴格達，孤立伊拉克防禦部隊於外援時。

第二階段(圍攻)與第三階段(突擊)期間，布朗特依時序排定旅攻擊以發揮最大效果，每天皆有不同旅級部隊自不同方向於巴格達攻占新目標。此種作戰排序壓迫海珊政權，使其疲於面對每日新形成困境並破壞其前一日防禦準備。美軍第3步兵師沉穩的作戰節奏使該師得以集中資源支援當日主要作戰，並於機場保留1個機械化營兵力任師之預備隊，該預備隊可於2小時內因應任何發生在西巴格達的威脅，降低了第3步兵師在巴格達深處遭截斷的風險，如1993年摩加迪休(Mogadishu)之戰中，索馬利亞民兵集中兵力截擊美軍機動部隊一

般。布朗特的預備隊確實在4月7日發揮了重大功用，該部隊護送第2旅後勤整補車隊進入巴格達市中心，擴張突破攻擊的戰果。若無再整補與額外1個營的增援兵力，柏金斯所率領的旅就無法駐留巴格達市中心，第二次雷霆突擊將無法發揮比先前第三階段(突擊)更大的戰略效果。

由歷史觀之，第四階段(擴張戰果)之所以在城鎮戰中具有決定性角色，係因為攻方在突破防線後可順勢摧毀防線後方道路與守軍凝聚力，並防止守軍另闢防線。布朗特瞭解，儘管第三階段(突擊)行動在戰術上成功包圍巴格達並奪占機場，甚至第一次雷霆突擊行動亦造成伊軍重大人員傷亡，但並未明顯影響海珊政權作戰意志。⁴²大規模作戰中突破防守行動，經證實能有效摧毀敵軍能力，卻無法說服敵人和談，商討解決衝突之道。第二次雷霆突擊之所以能推翻海珊政權，係因全球輿論與心理作戰協力，讓大部分伊拉克民眾相信繼續為保衛巴格達——以及宣稱仍掌控巴格達政權——而戰，實屬徒勞

無功。

以此架構觀之，顯見伊拉克守軍根本未備便於城鎮環境中保衛巴格達，而且各作戰階段之間亦銜接不良。⁴³整場作戰中，道路之所以完好無損係因海珊拒絕讓其部隊於第一階段(機動接敵)蓄意摧毀橋樑與陸橋。⁴⁴他禁止軍事指揮官協調巴格達防務、拒絕縱深配置防禦阻絕或將共和衛隊裝甲師撤入市內，使砲兵與其他火力可近距離打擊美軍裝甲部隊。⁴⁵相較於第二階段(圍攻)時在東巴格達高樓區遂行逐次抵抗換取時間，伊拉克部隊選擇摧毀橫跨迪亞拉河上的橋樑。迪亞拉河形成屏障，讓東巴格達外的美陸戰第1師多滯留2天，惟此決定卻促使聯軍部隊將重點轉移至西巴格達，該區的混凝土高速公路與未設防政治特區難以抵擋「雷霆突擊」的戰術攻擊。⁴⁶若第3步兵師依照進攻前原計畫，包圍半個巴格達並等待陸戰第1師遂行一連串的周密第三階段突擊行動以肅清東巴格達，則伊拉克早已爭取到足夠時間對西巴格達進行防禦準備。巴格達河川與運河可

作為連續防禦陣地帶的天然屏障；若伊拉克部隊設置同軸式阻絕帶，則各運河及其鄰近區域將可於第四階段(擴張戰果)有效助益守軍削弱聯軍部隊。為期數週的逐次抵抗，原可在戰略上讓海珊有時間利用戰爭所造成的戰略性附帶損害脅迫聯軍部隊，並循1991年沙漠風暴方式解決衝突。

海珊控制巴格達並不夠久，無法全面影響作戰第五階段(鞏固戰果)的各項活動。聯軍部隊花了數個月確立對巴格達以及伊拉克其他地區的控制權，而前海珊政權對此並未表示立場。或許，依照原戰役計畫以較緩慢作戰手段、更縝密規劃攻占巴格達，能更有效抑制2004年所爆發的暴亂活動。⁴⁷ 美軍戰略層級與作戰層級指揮官在選擇不排除積極突擊時即已承擔上開風險，而布朗特與柏金斯在規劃與執行雷霆突擊時，各自充分體現了其上級指揮官意圖。⁴⁸ 無論如何，再多的美軍兵員，也不足以在第五階段(鞏固戰果)追擊與處理巴格達城外，數以萬計配備武裝但漫無組織的伊拉克士兵與民兵，他們在巴格達戰役後分散

全國各地，隨後轉變為暴亂分子。⁴⁹

儘管第3步兵師於第四階段(擴張戰果)與第五階段(鞏固戰果)並未捕獲大部分海珊政權重要幹部、殘存軍事人員與武器裝備，以避免了後來的暴亂活動，但第3步兵師的雷霆突擊仍毫無疑問打贏了巴格達戰役。⁵⁰ 美陸軍第3步兵師擊敗了伊拉克守軍，更利用機械化部隊突破防線驅逐海珊政權，並以低於預期的平民傷亡與附帶損害攻占巴格達。⁵¹ 本文採用的歷史架構有助於讀者以較廣泛背景，分析巴格達雷霆突擊，並注意到這場著名機械化突擊行動與各個創造契機與擴張戰果行動因果關係及重要性。⁵²

作者簡介

Nicolas Fiore少校係美陸軍第1裝甲師第3旅第67裝甲團第1營作戰官。曾於伊拉克、德國、阿富汗、胡德堡(Fort Hood)、美陸軍參謀部及布利斯堡(Fort Bliss)服役。

Reprint from *Military Review* with permission.

註釋

Epigraph. Donn Starry, foreword to *Block by Block: The Challenges of Urban Operations*, ed. William G. Robertson and Lawrence A. Yates (Fort Leavenworth, KS: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CGSC] Press, 2003), vii, accessed 1 May 2020, https://www.armyupress.army.mil/Portals/7/Primer-on-Urban-Operation/Documents/BlockByBlock_TheChallengesOfUrbanOperations.pdf.

Epigraph. Louis DiMarco, “Attacking the Heart and Guts: Urban Operations through the Ages,” in Robertson and Yates, *Block by Block: The Challenges of Urban Operations*, 1.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17); Field Manual (FM) 3-0,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GPO], 2017).
2. FM 6-27, *The Commander's Handbook on the Law of Land Warfare* (Washington, DC: U.S. GPO, 2019), para. 1-19. 美陸軍的地面戰規則手冊特別限制指揮官在城鎮戰中的武力運用，並敦促指揮官在規劃於鄰近平民與非戰鬥人員之處運用軍事武力時，不得低於軍事需要、人道、榮譽、卓越與均衡性的最低要求。



3. Michael Evans, "The Case Against Megacities," *Parameters* 45, no. 1 (Spring 2015): 33–43.
4. "Daily Chart: Bright Lights, Big Cities," *The Economist* (website), 4 February 2015, accessed 1 May 2020,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642053>; United Nations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8 Revision* (New York: UN, 2018), accessed 1 May 2020, <https://population.un.org/wup/Publications/Files/WUP2018-Report.pdf>.
5. Roger J. Spiller, *Sharp Corners: Urban Operations at Century's End* (Fort Leavenworth, KS: CGSC Press, 2001), v–27.
6. Thomas Arnold and Nicolas Fiore, "Five Operational Lessons from the Battle for Mosul," *Military Review* 99, no. 1 (January 2019): 56–71.
7. Gian Gentile et al., *Reimagining the Character of Urban Operations for the U.S. Army: How the Past Can Inform the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8. John Spencer, "The Destructive Age of Urban Warfare; or, How to Kill a City and How to Protect It," Modern War Institute at West Point, 28 March 2019, accessed 4 May 2020, <https://mwi.usma.edu/destructive-age-urban-warfare-kill-city-protect/>;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ames four adversaries: 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9. FM 3-0, *Operations*, 1-9; John Spencer, "Stealing the Enemy's Urban Advantage: The Battle of Sadr City," Modern War Institute at West Point, 31 January 2019, accessed 4 May 2020, <https://mwi.usma.edu/stealing-enemys-urban-advantage-battle-sadr-city/>.
10. Russell W. Glenn, *Heavy Matter: Urban Operations' Density of Challenge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0), 11. 作者指出，即便是這些繞道而過的城市，亦可變成消耗作戰層級指揮官資源的巨獸。
11.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A/HRC/40/70 (New York: UN General Assembly, 2017), accessed 4 May 2020,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G1902320.pdf>; Amnesty International, *Left to Die Under Siege: War Crimes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in Eastern Ghouta, Syria* (London: Peter Benenson House, 2015), 51, accessed 4 May 2020,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24/2079/2015/en/>.
12. FM 6-27, *The Commander's Handbook on the Law of Land Warfare*, para. 2-22.
13. Starry, foreword to Robertson and Yates, *Block by Block*, viii. 管線系統連接並支援城市內的生活與活動，通常包括水、食物、能源、通信、交通、製造、經濟、商務及娛樂系統；Michael Batty, "Cities as Complex Systems: Scaling, Interactions, Networks, Dynamics, and Urban Morphologies," in *Encyclopedia of Complexity and Systems Science*, ed. Robert A. Meyers (New York: Springer, 2009), 1042–43.
14. DuPuy Institute,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Combat in Cities Phase I* (Fort Belvoir, VA: Center for Army Analysis, 2002), 5–6.
15. H. W. Halleck, *Elements of Military Art and Science* (New York: D. Appleton, 1846), 56. 如Halleck的譯文所述，其所著的《戰爭藝術》(*Art of War*)描述了攻勢地面戰役的標準原型：透過在戰場擊敗敵陸軍與攻占其首都打贏戰爭。
16. Michael R. Gordon and Bernard E. Trainor, *The General's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nflict in the Gulf* (Boston: Little, Brown, 1995), 480.
17. Army Doctrine Reference Publication 3-0,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U.S. GPO, 2016), 2-3. 美陸軍的4項穩定機制為脅迫、控制、影響與支持。
18. 此處使用「圍攻」一詞而非「孤立」，俾得以在無意於心理上孤立防禦方的條件下包圍城市。
19. Training Circular 7-100, *Hybrid Threa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0), chap. 4 and 5. 美陸軍訓練通令(Training Circular)7-100系列手冊描述了當代混合式敵人的組織、戰略與戰術。第4及5章探討混合式敵人的城鎮作戰戰法。
20. Gregory Fontenot, E. J. Degen, and David Tohn, *On Point: United States Army in Operation Iraqi Free-*

- dom (Fort Leavenworth, K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Press, 2004), xxiii.
21. William Wallace and Kevin C. M. Benson, "Beyond the First Encounter: Planning and Conducting Field Army and Corps Operations," in *Bringing Order to Chaos: Historical Case Studies of Combined Arms Maneuver in 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 ed. Peter J. Schifferle (Fort Leavenworth, KS: Army University Press, 2018), 6–9.
22. Fontenot, Degen, and Tohn, *On Point*, 47–50.
23. Joel D. Rayburn and Frank K. Sobchak, eds., *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 Volume 1: Invasion, Insurgency, Civil War 2003-2006*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9), 59.
24. Ibid., 99.
25. Ibid., 69–75. 入侵前一週已有許多伊拉克非正規與民兵部隊離開巴格達，防禦南部的其他城市。目前無法得知第3(機械化)步兵師於4月進行攻擊時有多少兵力返回巴格達。
26. David Zucchini, *Thunder Run*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135–48.
27. Williamson Murray and Robert H. Scales Jr., *The Iraq War: A Military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03), 89–96.
28. Ibid., 241–45.
29. Fontenot, Degen, and Tohn, *On Point*, 331–36.
30. Jim Lacey, *Takedown: The 3rd Infantry Division's Twenty-One Day Assault on Baghdad*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205–6.
31. Rayburn and Sobchak, *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 100–1.
32. Anthony E. Carlson, "Thunder Run in Baghdad, 2003," in *16 Cases of Mission Command*, ed. Donald P. Wright (Fort Leavenworth, K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Press, 2013), 108–9.
33. Zucchini, *Thunder Run*, 72–82.
34. Fontenot, Degen, and Tohn, *On Point*, 374–76.
35. Zucchini, *Thunder Run*, 97–101.
36. Ibid., 103–4.
37. Fontenot, Degen, and Tohn, *On Point*, 352–54.
38. Zucchini, *Thunder Run*, 195–97. 根據特維蒂(Stephen Twitty)中校的經驗，在此類由配備步槍與火箭推進榴彈(rocket-propelled grenades)的特別排或連級團隊進行，三不五時有自殺汽車炸彈支援的逆襲行動中相當常見。伊軍往往以駕車或跑步的方式任意闖入危機四伏的美軍接戰區，而不運用集結區重整部隊。
39. Fontenot, Degen, and Tohn, *On Point*, 377–78.
40. Bing West and Ray L. Smith, *The March Up: Taking Baghdad with the 1st Marine Division*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3), 231–32.
41. Murray and Scales, *The Iraq War*, 252.
42. Zucchini, *Thunder Run*, 72–73.
43. Stephen Biddle, "Speed Kills?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Speed, Precision, and Situation Awareness in the Fall of Saddam,"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0, no. 1 (February 2007): 3–46. 作者評估美軍入侵行動的成功大多歸功於伊拉克部隊的無能。他也特別指出，伊拉克在巴格達之戰中並未摧毀橋樑，並決定不在城鎮作戰環境下運用共和衛隊。
44. Gregory Hooker, *Shaping the Plan for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The Rol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Military Research Papers No. 4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5), 70–71.
45. Lacey, *Takedown*, 159.
46. West and Smith, *The March Up*, 190–205.
47. Rayburn and Sobchak, *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 103. 這場戰役原本規劃作戰70至120日，其中包括與伊拉克政權談判的時間，但實際作戰僅耗費了20天。
48. Lacey, *Takedown*, 230–33.
49. Walter J. Boyne,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New York: Forge Press, 2003), 161–63.
50. Ibid., 241.
51. Fontenot, Degen, and Tohn, *On Point*, xxiii and 378.
52. Boyd L. Dastrup, *Artillery Strong: Modernizing the Field Artillery for the 21st Century* (Fort Leavenworth, K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Press, 2018), 150–67; Lacey, *Takedown*, 260–61.